

12.14

細陽春秋

第四集

87



颍河流域豫皖三市十四县政协书画展
太和政协委员参展作品



陈福海(政协主席) 蒋海荣(政协副主席) 陈子翊(政协委员)



邹学正(政协委员)



高群英(政协委员)



马怡秋(政协委员)

達上寒山石徑斜白
雲生處有人家停車
坐愛楓林晚霜葉紅
於二月荅

唐杜牧山行詩
丁卯年桂月

鄒富秋(政協常委)

日近鳥啼霜細下江
楓漁火對
野水寒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荅

唐杜牧山行詩
任其鍾書

任其鍾(政協常委)

萬里河山物華
天寶十位神物
人傑地靈

張星亮書

張星亮(政協
專職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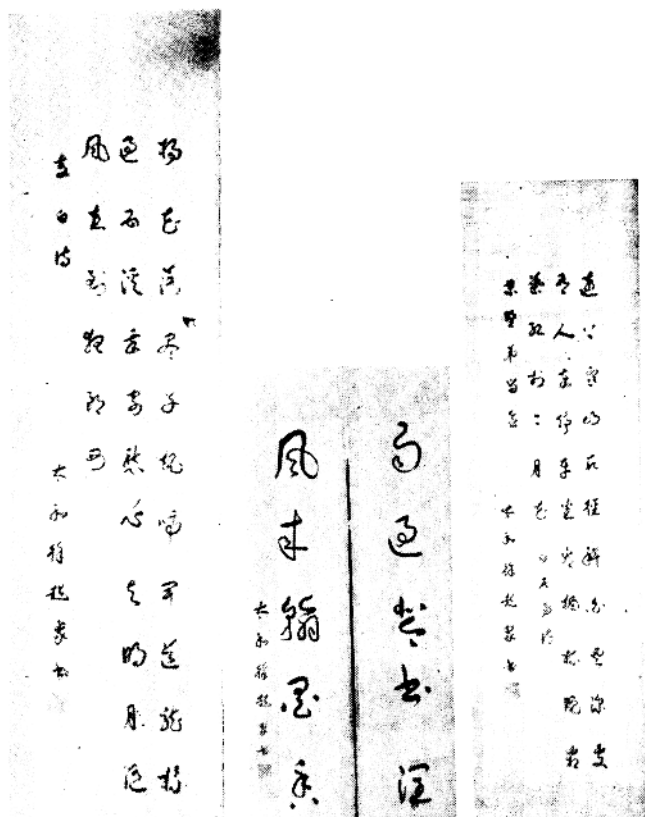
泰山之靈，不可及也。
 泰山之靈，不可及也。
 泰山之靈，不可及也。
 泰山之靈，不可及也。

郭連波(政协委员) 孙仲瑾(政协委员) 王振耀(政协委员)

登高即至
 長風吹八荒

郭連波(政协委员) 孙仲瑾(政协委员) 王振耀(政协委员)

台胞的书法图片



徐超众先生太和人，寓居台湾，他的书法在日本国际书展时获两次奖牌。

鶴鶴音新雲千里

烏鵲巢寒月一枝

培滋棠棣樹

基念華堂人

世外宜知平涼林石眼夢中
近校堂辭漢校新臨遊水棠
庭來清室大空局堂明自
望泰何天

孙树人先生太和人，寓居台湾，他的书法得到家乡人的好评。

目 录

1	抗日后期的太和县政	许汉三
35	太和国民兵团	王润身
39	太和县文献委员会	尚荣光
43	西征马上三首	张仲明
44	八年黄泛	太和地方志办公室
57	黄水见闻	云金声
64	堤溃(诗)	王静臣
65	支援淮海战役	林俊先
67	淮海战役中的太和赵庙担架队	田尚远
70	我的小学时代	邹安中
76	我所知道的国立二十一中	高家齐
79	太和县无线电台的创始	孙仲瑾
81	我县手工业的历史情况	刘秉衡 方 至
90	解放前太和县农业科技情况	王心道 侯顺祖

92 回忆周庭芝烈士.....周庭桂口述

周庭梅整理

99 抗日烈士宫绍烈.....王清高

100 回忆魏凤楼将军.....李振武

103 武怀德在太和的趣闻.....徐旬雨

105 宣统的弟弟溥儀在界首.....徐旬雨

107 太和庙会.....张玉中

114 闲话过年.....范汝俊

119 商业交易工具简介.....赵德宽

123 巨阳考.....李天敏

129 茨河.....周 云

1987年颍河流域豫皖两省三市十四县书画展太和

政协委员参展作品图片

台湾的书法图片.....

(共 幅)

封面字题.....张凯帆

插图.....邹学正

摄影.....王国珍

抗战后期的太和县政

许汉三

初当县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当过三任县长。到太和是第一任。因此，它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久久难以忘怀的印象。

太和县地处安徽省西北角的边缘，和河南省的沈丘、鹿邑接壤，人口约七十万。县境内虽有沙河、茨河、淝河等河流通过，但因河道淤塞、旱涝无常，地方并不富庶。黄河花园口决口后，太和西北部的李兴集一带，被黄水淹没，一片荒凉。太和县的界首镇原来是只有五千人的小镇，虽然也有一些商业，但都是规模狭小，面向农村的一些旧式商店。文化娱乐方面，除说书的外，别无其他，教育也十分落后。可是到了四十年代，界首却成了苏鲁豫皖边沿一带的军事、商业重地。

军事方面：汤恩伯的庞大军事集团，重要将领陈大庆和王仲廉在临泉设立了指挥所。东北军的何柱国骑二军，霍守义的十二军，刘昌义的暂编十五军，阜阳师管区司令部以及汤恩伯扩编一些纵队等，都住在临泉、太和一带。苏鲁两

省军政人员和后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联系，也都要假道太和、界首和临泉。江苏和山东两省的省政府，也先后流亡到太和。

商业方面：界首由于地势的关系和中日战争的长期胶着，处于安全区域，遂成为敌占区的工业品、食盐和后方的土特产品双方交换进出口的枢纽地带。敌占区商品，北自京津、东北、蒙古，南自宁沪闽广，都经由界首内销，远达鄂东、豫南甚至川陕等地。货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后方的土特产品出口，因界首有水运之便，也多囤集于此。一时公私行号、军警机关，鳞次栉比，市区纵横扩展七、八里，人口多至十六、七万，有“小上海”、“小武汉”之称。

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应付这个畸形新城市的需要，命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都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还设立了税收机构和海关。界首的畸形繁荣，引起了各方的垂涎。何柱国和安徽省政府也都在这里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税务警察一类的机关，对商民从事搜刮剥削。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最后，汤恩伯在这里设立了警备司令部，攫取了界首的最高统治权。

界首的新兴商业区，原包括太和的界首镇、临泉的刘兴集、河南沈丘的皂庙镇三个地方。三个县也都照例在这里设立有乡镇公所。但三个县的县长都无权过问这个地方的工作。因为这里不但有省级机关、中央机关，而且还有飞扬跋扈的汤恩伯部队和中统、军统等特务势力。

我在到太和以前，许多人向我介绍了太和县处境的特殊。临泉县长广西人韦某，有广西的后台，但因被汤恩伯、陈大庆的压迫，只得调职颖上，换了庞炳熊的女婿杨某。太

和县在凤台人廖梓英任县长时，因他的侄子廖运泽是黄埔一期学生，现任骑兵二军军长，且又驻于阜阳，陈大庆、三仲廉等都是廖的同学，自然会受到照顾，然而也不是没有一点麻烦。蒙城人武济五是蒙城的知名之士，但接廖梓英任太和不久，便搞得焦头烂额，无法继续下去。河南省有个县长胡自安，原是我的熟人，还曾遭过汤恩伯本人的棍打。

我受职以后，听了这些情况，确实有点踌躇。我决定先对汤部的上层进行一些联系和了解。所以在到太和之前，就先到了临泉。在临泉我拜访了陈大庆、何柱国、何的参谋长沈克，汤的红人胡静如、骆某等人。陈大庆是江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匆卒接谈，当然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然而给我的印象却是：人颇萎琐，却很矜持。胡静如也是江西人，是搞政治工作的。虽仍有书生本色，但和陈大庆一样，也是故作矜持。何柱国于一九三一年榆关抗日，名震一时。当时我正在北京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曾经发电支持，并对其十分钦佩，但并不识面。这次初见，他气宇轩昂，性格爽朗，谈笑风生，绝无武人的粗犷之气。沈克带兵多年，曾任军长，却谦逊过人，像一个教书的儒士。这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和何柱国以后还见过多次，谈话越来越随便，彼此能够开诚相见。他大概知道我虽是李品仙所委派，但和桂系并无关系，所以他对我直言无讳地谈李、白、李的秘事，并讥评他们。

我曾经想过：我和陈大庆、何柱国等都无隶属关系，都是初次相见，何以他们的态度竟如此不同？除了个性或有不同的原因之外，大概是由于陈大庆自侍是“天子门生”，蒋

介石的嫡系，何柱国则是东北军的关系吧！

到界首，我拜会了警备司令李铤。李铤是合肥人，我没有了解他的情况。他在他的司令部里设宴招待了我，也只是一般的应酬。警备司令部设在北洋军阀臧致平的住宅内。臧致平的住宅在界首算是上等住宅，臧家的人则一向住在天津和上海。臧致平本人原是皖系军阀。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之中，他也算是个主要角色。他是太和县光武庙人，抗战前已去世。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离开立煌的。到太和县正式就职，大概是三月间。就职不久，就不断遇到汤部一些驻军的罗唆。主要的就是直接向乡镇要粮食、柴草、马料。军粮本来由军队的后勤部门供给；柴草马料部队可以按照规定价格向地方购买；地方政府有代办的义务。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变成相反。部队随便开纸条向地方索要柴草马料，但他们常常不要实物，却要乡镇折成货币付给他们。如违抗不办，他们就用抗战的大帽子，说你贻误战机，随意拘捕责骂乡、镇长，甚至对县长也不例外。前边提到的汤恩伯亲自持棍打一个河南县长，便是最好的说明。

县长是所谓的“七品芝麻官”，官职不大。但在旧的中国却有它的特殊性。在中国历代的官制中，中央、省、县三级，历久不变。而其他官职则或存或废，变化不定。所以县长无论好坏，他是被公认的可以代表那一个县的。他如果和县中绅众关系好的话，他可以动员和指挥这一个县的群众，而别人则不能。军人即使是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他必须通过县长而不能直接对群众下达任何命令。对当时一般农民群众来说，他们只知道有县长，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官。

我在担任太和县长以前，在省级机关中任职已十年以上。过去虽然到不少县里去过，但大都是跟着省府代主席去的。县长自然是屏气敛声，随侍左右。所以我只觉得县长的渺小，而看不出他的权力。到太和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县长在一个县内的力量。要做事情的话，还必须从县里做起。当然，这还是一种以农业为本位的思想。几十年以前产生这种思想是自然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这种思想便只有局部的正确性。

力量产生于群众。重要的是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在旧政权中，官府和群众，前者压迫，后者被压迫，基本上处于对立的地位。然而饥者易为食。正是因为他们长期受压迫、受剥削，所以当县长只要在某一方面做点对他们有益的事，他们便会感觉满意，便会称赞你，鼓励你。

在立煌动身以前，财政厅长桂兢秋告诉我：太和县监狱中押了许多人，因为人太多，狱中卫生条件差，所以死人很多。

桂兢秋并不管司法，但他是财政老吏。他从囚粮和掩埋费的报销中，看出太和县有这个问题，提醒我注意。

释放囚犯

我接任以后第一桩事就是释放几十名囚犯。我查阅了案卷，有些人只是偷了一点白薯或一点柴草，便被拘捕监押，久久不放，或竟死于狱中。大多数都是轻微犯罪，极少数是杀人犯。看了案卷，我有一种凄楚的心情。偷是最不光荣的行为，它可以使家族子孙，长期蒙受耻辱。偷的事情在农村

比较少见，农民非到死亡边缘，不肯轻易走上偷的道路。偷一般是偷衣物钱财，而现在他们却是偷白薯和柴草，说明偷的人固然是死里求生，被偷者只有柴草和白薯可偷，其为穷而非富，也就可知了。

然而汤恩伯却在这时放任部队，任意向农村征派勒索，诛求无厌，这当然只会更加重农村的贫困。我曾经在陈大庆召集豫皖边区各县县长会议上公布这一事实，指责他的部队纪律的废弛，他也无话可说。

我在查阅案卷后，没有经过任何重审手续，也没有请示上级批准，开了个名单，到监狱中亲自点名释放了几十个这类的犯人。这一举动不仅犯人的家属感到满意，地方上也有一些好评。

在这以前我没有见过监狱。这一次我亲眼看到监狱条件的恶劣和犯人的痛苦。我叫看守所的负责人改善监狱环境，并不时到监狱去查看。监狱的毛病是克扣囚粮和收受贿赂。至于犯人的卫生问题，看守人员自然从不过问。由于我常常去看监狱，而且去不定时，看守人员特别小心。克扣囚粮和不注意卫生的情况，在当时确实有所改善。

大敌当前

到太和不久，我得了副伤寒症，卧床一个多月。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进攻，主攻方向是河南汤恩伯的防地。日军怕临泉一带汤部西调支援，所以寿县、蚌埠一带日军就佯攻阜阳、临泉，以牵制汤军，使他的部队不敢西调。进攻的目的，难以预测。但出动的兵力不大，却是知道的。

然而却把陈大庆等吓得惊惶失措，纷纷作西逃的准备。人心慌乱，谣言四起。传说阜阳失守，将要西犯界首。这时城内的机关学校、绅商市民，一齐看着县政府，也一齐向县政府要办法。

我本来还在养病，为着稳定人心，应付非常，就抱病召集了各机关学校和近郊乡镇负责人（包括在太和的中央和省属机关）的紧急会议。我不能保证日军不来太和，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对参加会议的人分析敌人的动向和可能采取的步骤。我说：“敌人来自蚌埠和寿县。已经知道它第一步目的是正阳关，并且占领了正阳。第二步他可南可北（当时我们不知道日本在河南的攻势）。南边多山，行军不易；西进阜阳和临泉的企图比较明显。阜阳有重兵（骑二军驻地），临泉是十八和三十一两个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何柱国和陈大庆都在那里。军事行动以消灭对方的军力为目的。所以日军真要继续行动，就一定以阜阳和临泉为目标，而不会是太和。只在一种情形下有可能，那就是在进攻临泉时遭到坚强抵抗，可能取道太和，对临泉进行包围。现在阜阳尚在，我们完全可以不必恐慌。”

但是，我知道，仅靠这种空话不能解除人们的惊惧，必须对万一的变化有准备。第二天我又召集第二次紧急会议，即席宣布了以下的决定：（一）选定李兴集黄泛区域作为县级机关的撤退地带；（二）由县府负责筹集可供两个月用的盐粮，于两日内送至根据地屯集保存；（三）各机关在撤退时需用的大小车辆，由县府负责征集备用。我知道交通工具在这时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又宣布：根据各机关需用 的数量，把车辆送到机关，由各机关供应伙食，自行掌握，以免

临时争论。这三条规定，很受大家的欢迎。尤其第三条，因为车辆如不到手，大家总不放心。

这三条宣布以后，各机关确实心情安定了不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日寇来了，他们有去处，有粮食而且有车辆。但是谣言太多，城内商业和市民仍然惶恐不安；日本飞机不时从城的上空经过，就更增加了人心的慌乱。因为日寇历来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极其野蛮残暴，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日寇进攻立煌那一次也是亲眼看到过的。

曹朗斋是太和的名医，因为给我治病，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常来县府。我病好以后他仍然常来。我因他为人比较正派善良，也愿意和他接近。在那紧张的一个月中，他不时受着商民的委托，来县府探听情况。他也把县府的动静转达给市民。有一天他正在和我谈话，日本飞机越城盘旋。他十分害怕并劝我进防空洞躲避，我没有离开我的座位，依然和他谈话。日机飞走以后，他带着一身惊恐的汗跑出县府，但却到处宣传我的胆大。以后他仍然天天来，可是因为怕日本的飞机，所以他来县府的时间，就改在上午九时以前和下午五时以后。

就在这时，何柱国从涡阳路经太和返回临泉。因为防止日军进犯，我叫乡镇对几条大道进行了破坏。我们的破路工作做得比较彻底，何柱国骑的马匹通过时很是不易，受到了艰难困苦。但他却非常满意我们的工作。我留他在县府吃了晚饭，并对他讲述了我对形势的分析和我们的应变准备。他听了更是备致赞许。晚上他住于沙河西徐寨。第二天一早我过河去送行，城内看到的人不知原因，便传说我起早走了。